

· 读书札丛 ·

## 与天命有关的“沈(沉)”的训释及其折射的思想观念\*

赵 平 安

**内容摘要:**《尚书》《诗经》向称难读,其中有一组描写天、天命、天畏等的字,写作“忱”“湛”“信”“僭”等形,自汉代以来,有多种训释,至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,严重影响对西周天命观的认识。本文结合新出土的古文献资料和传世本中的内证,从语言学、文献学等角度展开新的研究。指出与天、天命、天畏有关的“忱”“湛”“信”“僭”等字,记录的是同一个词,都应该读为“沈(沉)”,训为久稽、久滞、久淹,意即长久地停留,停留在某处不动。它反映了西周天命观的新进展。

**关键词:**《尚书》 《诗经》 出土文献 天命 “沈(沉)”

在《尚书》《诗经》等文献中,有一组用来描写天、天命、天畏等的字,写作“忱”“湛”“信”“僭”等形,由于它是研究西周天命观转进的珍贵材料,向来备受重视。可是,自汉以来,有关训释相当混乱,不仅至今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,一些错误的训释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严重影响思想史的研究。本文拟结合近来一些新的发现,尝试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探讨,希望有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。

《尚书·周书》中有“天棐忱辞”“越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“若天棐忱”

---

\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“清华简数术类文献整理研究”(22VJXG053)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价值挖掘与传承传播研究”(20&ZD309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等说法,见于下列各处<sup>①</sup>:

1.《大诰》:“王曰:‘尔惟旧人,尔丕克远省,尔知宁〈文〉王若勤哉?天闕毖我成功所,予不敢不极卒宁〈文〉王图事,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。天棐忱辞,其考我民。予曷其不于前宁〈文〉人图功攸终?天亦惟用勤毖我民,若有疾,予曷敢不于前宁〈文〉人攸受休毕?’”

2.《大诰》:“王曰:‘呜呼!肆哉!尔庶邦君越尔御事。爽邦由哲,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。越天棐忱,尔时罔敢易法,矧今天降戾于周邦?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室,尔亦不知天命不易?’”

3.《康诰》:“王曰:‘呜呼!小子封,恫瘝乃身,敬哉!天畏棐忱,民情大可见,小人难保。往尽乃心,无康好逸豫,乃其乂民。我闻曰:怨不在大,亦不在小;惠不惠,懋不懋。’”

4.《君奭》:“周公若曰:‘君奭,弗吊!天降丧于殷,殷既坠厥命,我有周既受。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。若天棐忱,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。’”

其中“忱”字,过去主要有两种训释,一种训为诚<sup>②</sup>,表示诚信、信诚,当形容词讲;一种训为信<sup>③</sup>,表示相信、信赖,当动词讲。第一种说法把“棐”训为辅,第二种说法把“棐”读为“匪”。

现在较少有人相信第一种说法,多数信从第二种说法。如果按照第二种训释,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直译就是天不可信、天畏(威)不可信。屈万里和何晋的说法颇有代表性。屈万里说:“天匪忱辞,意与《诗·大明》‘天难忱斯’相似,言天不可信赖也。”又说:“天威棐忱,意谓不可专信赖上天对殷之惩罚,而已不自奋勉也。”<sup>④</sup>何晋则把“天棐忱辞”“天棐忱”解释为“谓天命无常,不可确知信靠”,把“天威棐忱”解释为“天威不可确

<sup>①</sup>本文所引《尚书》《诗经》文句,均据通行文本,参以己意断句标点。文中加“〈〉”的文字,为笔者斟酌文意添加。

<sup>②</sup>孔安国传,陆德明音义: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尚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22年,第257、259、273、350页。

<sup>③</sup>孙诒让:《尚书骈枝》,许嘉璐主编,雪克点校:《孙诒让全集·大戴礼记骈补(外四种)》,中华书局,2010年,第129页。

<sup>④</sup>屈万里著,李伟泰、周凤五校:《尚书集释》,中西书局,2014年,第141、151页。按,原书无书名号,为笔者所加,全书同。

知信靠”<sup>①</sup>。很明显,这样理解和周人敬天的思想和行为是相矛盾的。我们知道,商人奉帝为神,周人奉天为神,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了帝的概念,又加进了天的概念,最终实现了天、帝的统一<sup>②</sup>。周人认为,文王受有天命,他们终结商的统治,是秉承天意而为,周王自称天子、天君。“将天明威”(《周书·多士》)、“天命是将”(蔡侯申歌钟,《集成》<sup>③</sup>1·00210)、“畏天命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、“严恭寅天命”(秦公镈,《集成》1·270;秦公簋,《集成》4·4315)是周人上上下下的基本遵循。《大诰》“已!予惟小子,不敢替上帝命”,“替”字,莽诰作“僭”,魏三字石经作“僭”,即“僭”字;颜氏《汉书注》云:“僭,不信也。”段氏《撰异》谓作僭为长<sup>④</sup>。周成王说不敢不信上帝命。在《尚书》文献里,说天、天威不可信,竟还出自周王、周公之口,确实有些匪夷所思<sup>⑤</sup>。这种训释的矛盾,在同一篇文献里尤其突出。如《大诰》,周公从成就文武之业和遵从天之命两个方面,反复劝告众邦国应该顺从天命和占卜,兴兵出征。《君奭》一篇,借周公之口,阐明君王若要不失天命,不出差错,惟在有贤臣佐助。这样的语境,出现“天不可信”的字眼,也太不和谐了。可能是因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,所以学者们在理解时比较灵活。屈万里和何晋比较忠实于字面,但也显示出灵活的趋向。

①何晋:《尚书新注》,中华书局,2022年,第324、327、344页。

②详参郭沫若:《先秦天道观之进展》,商务印书馆,1936年;张桂光:《殷周“帝”“天”观念考索》,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84年第2期,第105—108页;朱凤瀚:《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3年第4期,第191—211页;杜勇:《〈尚书〉周初八诰研究(增订本)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7年;王震中:《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》,《历史研究》2017年第5期,第4—10页。

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《殷周金文集成》,中华书局,1984—1994年。本文简称“《集成》”。

④屈万里著,李伟泰、周凤五校:《尚书集释》,第140页。

⑤徐难于指出:“释‘天棐忱’、‘天难谿’为怀疑,或否定上天的‘天不可信’、‘天难以信赖’,既有悖西周天命观的实际,且与文章显然不符。”(徐难于:《“天棐忱”辨析》,《文史》2001年第1辑,第34页)罗庆云指出:“‘天命无常,不可信’、‘天是不可信赖的’、‘天不可信赖’等,这个说法与《尚书》时代人们的思想认识不协。”(罗庆云:《〈尚书〉“天棐忱”等疑难词句训解》,《武汉大学学报(人文科学版)》2010年第2期,第230页)

顾颉刚、刘起釪则更加灵活:把例1“天棐忱辞,其考我民”翻译为“老天爷并不是随便信任我个人的,它只是为了要安定我们人民的原故才有这样的表示的”;把例2“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”翻译为“他们都能认识上帝命令以及上天的不可无条件地依赖”;把例3“天畏棐忱,民情大可见”翻译为“老天的威严虽不可测,可是人民的安静动乱却是很容易见到的”;把例4“若天棐忱,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”翻译为“我也不敢以为可以安然信赖于天命,也不敢不长远敬念上天之威严与我下民”<sup>①</sup>。例1的译文补了一个宾语,改变了信的对象,例3把“信”活译为“测”,例2在“信”前加了“无条件地”几个字,例4加了“安然”几个字。这么做显然是意识到了直译的不合理处。殊不知,改变信的对象,把“信”活译为“测”,在“信”前加“无条件地”和“安然”等字,曲解或过度理解文意,同样存在不合理处。看现在流行的各种《尚书》译文,多多少少都存在这类问题。

由于以前两种说法都有不合理的地方,所以近年又出现了新的说法。有学者从古人对信的理解出发,认为“忱”应释为“专一不变、恒常不变”,“天棐忱”意思就是“天命不是专一不变的”<sup>②</sup>。说天或天命不是专一不变的,即是说天不专一,多变,就像古代婚姻的负心主题一样,仍然是一种贬义的说法。事实上,周人宣扬的是“肆惟王其疾敬德,王其德之,用祈天永命”、“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”、“我非敢勤,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”(《周书·召诰》),“非天庸释有夏”“非天庸释有殷”(《周书·多方》),“非天不中,惟人在命”(《周书·吕刑》)。周人主要不是怨天,而是尤人。《周书·酒诰》“天非虐,惟民自速辜”就是这种认识的写照。西周时期,“即便上层统治者已然揭示出‘敬天保民’的观念,但他们笃信天命,宣扬天命、利用天命,又以占卜而探测天命的做法,与殷人并无二致”<sup>③</sup>;即便到了春秋时期,“敬天命、保人事的西周传统依然存留,战国时期的德政观念与之一脉相承,成为此后大一统王朝意识形态

①顾颉刚、刘起釪:《尚书校释译论》,中华书局,2005年,第1283、1284、1359、1593页。

②罗庆云:《〈尚书〉“天棐忱”等疑难词句训解》,《武汉大学学报(人文科学版)》2010年第2期,第231页。

③罗新慧:《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》,《历史研究》2012年第5期,第12页。

的直接来源之一”<sup>①</sup>。还有学者把“忱”训为“沉溺”<sup>②</sup>,但并无论证,纯属猜测。另有学者不讲具体的训诂,只作整体的把握,有的说:“‘天命匪谌’者(《大诰》‘天棐忱辞’,《大明》‘天难谌斯’,皆与此同义。孙说),言天命时依人事而变易,不可常赖,故曰‘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’也。”<sup>③</sup>还有的说:“可见,周人反复强调‘天不可信’,并不是说不相信天命抑或否定天命,而在于警告和激励周人不要消极地一味信赖天命,安于天命,放弃人在保持天命上的主观努力,最终使‘天不庸释(舍去)于文王受命’。”<sup>④</sup>甚至还有学者把“天棐忱”解释为“天辅忱”,认为“凡上副天心,下顺民意之举皆可谓‘忱’”;把“天难谌”解释为“上天难以取信”,把“天不可信”解释为“上天不可取信”<sup>⑤</sup>。这些理解当然是有道理的,可是并没有解决“信”等字的训诂问题,终不能令人信服。

“忱”字的早期形态和用法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,我们认为,这个“忱”字应该读为“沈(沉)”。

清华简第五辑《厚父》篇第9号简:“天命不可𡇗,斯民心难测。”我们在作注时说:“此字右边形体近‘恩’,可隶作‘𡇗’,读为‘撞’,指冲撞。也可能是‘法’的讹字,‘法’常读为‘废’。《书·大诰》‘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’,孔传:‘不敢废天命。’一说下句‘斯’字从上读,为句末语气词。”<sup>⑥</sup>其中“一说”是采纳马楠的意见。她在本辑整理报告读书会上发言说:“此处将‘斯’字上属为句,如《诗·大明》‘天难忱斯’。𡇗读为聪,《兔爰》毛传‘闻也’,《说文》‘察也’,谓天命不可知晓察觉。‘天难忱斯’,谓天命不诚,亦以‘斯’为句末语气词。”同样是在这个读书会上,程浩则把《厚父》𡇗字与《祭公之顾命》联系起来,提出:“简文中原释为‘𡇗’的字‘𡇗’,与《祭公之顾命》简15‘𡇗’字形体略同。《祭公之顾命》中的这个字第一册整理报告隶作‘沁’,训为‘终’,合于传本《祭公》所用

①罗新慧:《春秋时期天命观念的演变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20年第12期,第99页。



②子居:《清华简〈厚父〉解析》,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,2015年4月27日。


③傅斯年:《性命古训辨证》,九州出版社,2022年,第102页。


④杜勇:《〈尚书〉周初八诰研究(增订本)》,第204页。

⑤徐难于:《“天棐忱”辨析》,《文史》2001年第1辑,第31、34页。

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伍)》,中西书局,2015年,第114页。

的‘毕’义。如果我们将《厚父》中的这个字也理解为‘终结’、‘废止’,那么简文这句作‘天命不可终(废)’就很通顺了。”<sup>①</sup>现在看来,马楠把“斯”字属上读,程浩把《厚父》“𣎵”字与《祭公之顾命》“沁”字联系起来,很可能是正确的。《厚父》篇第9号简应断句为:“天命不可𣎵斯,民心难测。”𣎵和沁不仅古音相近(一在东部清母,一在侵部清母,声母相同,东侵两部关系密切<sup>②</sup>),字义也有相同的地方,可以看作广义的异体字的关系。结合𣎵、沁的形音关系来看,《厚父》中之类的写法,很可能是《祭公之顾命》中之类的写法有意识地改造声符或变形音化的结果<sup>③</sup>。

与《厚父》同期发表的《封许之命》,其中第4简释文曰:“□□𡗗(余)𡗗=(小子),𡗗(余)佳(惟)𡗗(申)玟=(文王)明型(刑),非敢𡗗(荒)𡗗(怠),𡗗(畏)天之非𡗗(忱),册羞折人,甚(审)民之若不(否)。”<sup>④</sup>𡗗作,从两水从心构形。

清华简第九辑《迺命二》第9号简有“天命非𡗗(忱),昌唯宜惠(德)”一语,句中𡗗字作,是一个从两水恩声的形声字,整理报告注释将该字作为“湛(沈)”的异体,读为“忱”<sup>⑤</sup>。清华简第十辑《四告》简34-35文曰:“余少(小)子未得德之行,余鬼(畏)乍(作)玟(文王)𡗗(羞),

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:《清华简第五册整理报告补正》,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,2015年4月8日。


②关于东侵两部的关系,学界有不同的看法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现在发现的东侵两部通假、合韵的实例越来越多,显示两部关系密切(详参陈剑:《释“琮”及相关诸字》,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》,线装书局,2007年,第273—316页;姚建伟:《古音“东”“冬”“侵”分部再证》,《怀化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2期,第64—67页)。原来为侵部字,后来用东部字替代的也有实例。如《尚书·尧典》“钦明文思安安”,《后汉书·陈宠传》李注引《尚书纬·考灵耀》“钦明”作“聪明”。《书序》曰:“昔在帝尧,聪明文思。”《泰山刻石文》曰:“昔在帝尧,聪明蜜微。”皮锡瑞《今文尚书考证》以“聪”为“钦”之异文(高亨纂著,董治安整理:《古字通假会典》,齐鲁书社,1989年,第24页)。“心”声变为“恩”声情况与之相似。或与侵部字的分化有关。

③赵平安:《汉字形体结构围绕字音字义的表现而进行的改造》,《文字·文献·古史——赵平安自选集》,中西书局,2017年,第93—114页。刘钊:《古文字构形学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2006年,第109—117页。

④贾连翔:《〈封许之命〉缀补及相关问题探研》,《出土文献》2020年第3期,第14页。

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黄德宽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玖)》,中西书局,2019年,第176页。



用克自甚=(湛,湛)𣶒(懿)朕心之才(在)兹服,𣶒(畏)天非𣶒(湛),弗乏玟(文王)若彝德,用曷(句)安静心……”,整理报告隶作“𣶒”,读为“湛”<sup>①</sup>。“湛”是“忱”的异文。

黄德宽曾把楚简从水从禾的字释为“湛(沈)”<sup>②</sup>,后又把清华简《厚父》𣶒和《迺命二》𣶒统统释为“湛(沈)”<sup>③</sup>。把𣶒、𣶒看作沈(沉)的广义的异体字,是很正确的意见<sup>④</sup>。如果着眼于古文字实际,并从狭义的定义出发,沁、𣶒、𣶒、𣶒、沈的字际关系可以表述如下:沁或作𣶒,繁简两体声符改造或变形音化为𣶒或𣶒,假借为沈(沉)。在沉没这个意义上,沈是本字,沁、𣶒、𣶒、𣶒都是借字,湛也应该看作沈的借字。由于沁、𣶒、𣶒、𣶒、湛等字与沈(沉)古音很近<sup>⑤</sup>,又同从水旁,在形声字占据主流的时代,当借来表示“沈(沉)”时,也很容易被人当作本字。

《厚父》《封许之命》《迺命二》中的“沈(沉)”,都与天或天命相关。除此之外,也还有一些一般用法的“沈(沉)”<sup>⑥</sup>。总之,在战国出土文献中,用沁、𣶒、𣶒、𣶒等表示“沈(沉)”,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。

清华简《祭公之顾命》简13-14:“於(鸣)虎(呼),天子,蓝(监)于𣶒(夏)商之既𣶒(败),不(丕)则亡遗遂(后),至于万𣶒=(亿)年=,参舒(叙)之。既沁,乃又(有)𣶒(履)宗,不(丕)佳(惟)文武之由。”末句今本作:“既毕,丕乃有利宗,丕维文王由之。”整理者注释为:“沁,清母侵部,

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黄德宽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拾)》,中西书局,2020年,第120页。“𣶒”字,整理者隶定为“𣶒”,本文统一隶定为“𣶒”。

②黄德宽:《释新出战国楚简中的“湛”字》,《中山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8年第1期,第49—52页。

③黄德宽:《清华简新见“湛(沈)”字说》,《清华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20年第1期,第35—38页。

④关于此字的详细梳理,详参侯建科:《楚文字疑难字考释史研究》第四章,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(贾连翔指导),2022年。

⑤关于“甚”“尤”两系字的语音关系,详参张富海:《“尤”“甚”的谐声类及相关古文字释读》,《管子研究》2023年4期,第121—128页。

⑥详参黄德宽:《清华简新见“湛(沈)”字说》,《清华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20年第1期,第35—38页;侯建科:《楚文字疑难字考释史研究》第四章,清华大学博士论文,2022年。

疑读为匪母侵部之‘咸’，训为‘终’。既沁，今本作‘既毕’。”<sup>①</sup>孔晁云：“既终之则有利于宗，皆由文武之德也。”<sup>②</sup>把沁读为咸固然可通，但从用字习惯看，把沁读为沈（沉）可能更好<sup>③</sup>，读为沈（沉），也可以和异文毕联系起来。沈（沉）有沉没、灭绝、消失的意思，如《庄子·人间世》“散木也！以为舟则沈”<sup>④</sup>，《新序·杂事三》“然则荆轲之沉七族，要离燔妻子，岂足为大王道哉”<sup>⑤</sup>。沉没、灭绝、消失的意思，和毕（完毕、结束）是相通的。传本用“毕”，用字不同，属于同义替换。

战国时期出土文献中与“忱”相对应的字作“沈”，而且可以表示毕的意思，这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
既然战国时期有忱写作沈的用字习惯，而且可以表示毕的意思，也许应该把忱还原为沈字，围绕毕一类的意思来解释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<sup>⑥</sup>。

我们知道，沈（沉）的本义是没入水中<sup>⑦</sup>，沉没。由此本义，可以引申出伏、止、滞的意思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“气不沈滞，而亦不散越”，韦昭注：

---

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，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壹）》，中西书局，2010年，第174、177页。

②黄怀信、张懋镠、田旭东撰，黄怀信修订，李学勤审定：《逸周书汇校集注（修订本）》卷八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935页。

③李松儒把《祭公之顾命》第19简的所谓没字和第15简的沁字联系起来，认为都应释为沁（参看《清华简〈祭公之顾命〉研读札记》一文下的评论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，2011年1月5日），可能是正确的意见。

④钟书林校点：《庄子》卷二，辽海出版社，2025年，第91页。

⑤刘向著，马世年译注：《新序》卷三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186页。

⑥本文完成以后，曾呈程浩审阅，蒙他惠赐大作《清华简校读琐记》。在第七则中，他已指出：“从新材料中的‘沈’字均从水来看，旧训皆未达其义。‘非’‘棐’等应以‘匪’为本字，而‘匪’常可用为语助词，训为‘彼’。‘忱’‘湛’‘湛’的本字都是‘沈’，意思是沉没。‘天之棐沈’，即天命的沉沦，乃是周人由殷商鼎革总结出的经验教训。周人常对天之天命易于被转改而感叹，因而反复强调要对天命有特别地敬畏，即‘畏天之棐沈’。”（《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》第13辑，巴蜀书社，2021年，第71页）已开启新释之旅。他指出“‘忱’‘湛’‘湛’的本字都是‘沈’”，已先得我心，是很重要的贡献。

⑦《古代汉语词典》编写组编：《古代汉语词典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8年，第174—175页。



“沈,伏也。”<sup>①</sup>《玉篇·水部》:“沈,止也。”<sup>②</sup>《国语·周语下》“为之六间,以扬沈伏,而黜散越也”,韦昭注:“沈,滞也。”<sup>③</sup>复音词沈(沉)没(《隶释·汉李翕析里桥郾阁颂》)、沈(沉)伏(《国语·周语下》)、沈(沉)滞(《楚辞·九辨》)都是单音同义或近义词类聚的结果。伏、滞、止,在止的意义上是相通的。

“沈(沉)——深——久——止”这一引申过程,正好和它的反义词浮相对,浮经历了“浮——浅——短暂——不定”的引申过程<sup>④</sup>,沈(沉)可以表示长久停留,浮可以表示短暂不定。反义词的引申路径是可以互证的。

如孙诒让所说,𠂔是匪、非的通假字,可以翻译为不、不会。《古代汉语虚词词典》在介绍副词匪的第三种用法时说:“与动词、形容词性成分连用,构成谓语,表示不实施某一动作行为,或者不出现某种情状。可译为‘不’。”<sup>⑤</sup>在介绍非的第六种用法时说:“常与动词、形容词成分连用,构成谓语,表示否认某种性状、某一行为的存在或发生。可译为‘不’、‘不是’、‘不会’、‘不需要’等。”<sup>⑥</sup>忱读为沈(沉),训为久稽、久淹、久滞<sup>⑦</sup>。“天非忱”或“天威非忱”,是说天或天威不或不会久稽、久淹、久滞。“天命不可谏斯”,是说天命不可能久稽、久淹、久滞,“可”声转为堪,有能的意思<sup>⑧</sup>。

《尚书》《诗经》和西周金文中有集字,多言天命止集。如《周书·顾命》“昔君文王、武王宣重光,奠丽陈教,则肄肄不违,用克达殷集大命”,“用克达殷集大命”是说文王、武王能够致殷所止集的大命。《周书·文侯之命》:“惟时上帝,集厥命于文王”,“集厥命于文王”是说上帝把天命

①徐元诰撰,王树民、沈长云点校:《国语集解》,中华书局,2002年,第93页。

②吕朋林:《玉篇今注》卷十九,学苑出版社,2019年,第2386页。

③徐元诰撰,王树民、沈长云点校:《国语集解》,第118页。

④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:《汉语大词典(缩印本)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7年,第3258—3259页。

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:《古代汉语虚词词典》,商务印书馆,1999年,第151页。

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:《古代汉语虚词词典》,第138页。

⑦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:《汉语大字典(缩印本)》,湖北辞书出版社、四川辞书出版社,1992年,第660—661页。

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:《古代汉语虚词词典》,第326页。

止集在文王身上。《周书·君奭》“君奭,在昔上帝,割申劝宁〈文〉王之德,其集大命于厥躬”,“其集大命于厥躬”是说上帝把天命止集在文王身上。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“天监在下,有命既集。文王初载,天作之合”,也是说上天把天命止集于文王<sup>①</sup>。西周金文毛公鼎(《集成》5·2841)“唯天将集厥命”,是说天将止集大命。西周册命金文中常见“申就乃命”,这个命虽然不是天命是王命,但也是止集的意思,“申就乃命”就是重新把对你的册命止集在你的身上。这是世袭过程中具有法律意义的重要仪式。天命可以止集,受命者可以止集在大命上,天可以把大命止集在受命者身上,这是周人的共同认识。

不过,沈(沉)表示止集和集不同。集的主语是受命者或授命者,沈(沉)的主语是天、天威或天命。集表示一般的止集,沈(沉)的止集程度深,这是由沈(沉)的表示久稽、久淹、久滞的意思决定的。巧合的是,说天命久稽、久淹、久滞,见于后世的文献。如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尚书令桓阶等奏曰:“今汉使音奉玺书到,臣等以为天命不可稽,神器不可渎。”<sup>②</sup>又引相国华歆、太尉贾诩、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:“天命不可久稽,民望不可久违,臣等悽悽,不胜大愿。”<sup>③</sup>《宋书·武帝本纪下》告天策曰:“是以群公卿士,亿兆夷人,僉曰皇灵降鉴于上,晋朝款诚于下,天命不可以久淹,宸极不可以暂旷。”<sup>④</sup>这些例子都是说天命来了,受天命的人应该积极响应,不能拖延——不能长久地或永久地搁置,这是就受天命者的态度和作为而言的。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则是说天、天威不会久稽、久淹、久滞——不会长久地或永久地停留不变,是就天、天威的自然特性而言的。六朝及以后人对天、天威、天命的认识和西周其实是一贯的、相通的。

“沈(沉)”还可以引申出表示深、久的意思<sup>⑤</sup>。它的这个意义在同源分化过程中顽强地保留着。如殳表示击有“深击”(《广韵》)的意思,耽表示乐有“过乐”(《周书·无逸》)的意思,霁表示阴有“久阴”(《说文·雨部》)的意思,因此“沈(沉)”所表达的伏、滞、止,也可以包含深、久的意思。这样看来,把与天、天命、天威等有关的忱读为沈(沉),训为久稽、

①赵平安:《达字新证》,《中国史研究》2023年第4期,第71页。

②陈寿:《三国志》卷二,中华书局,1982年,第71页。

③陈寿:《三国志》卷二,第73页。

④沈约:《宋书》卷三,中华书局,2019年,第52页。

⑤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:《汉语大字典(缩印本)》,第660—661页。

久滞、久淹,从词义发展的角度看,是很自然的。

事实上,今本《尚书》中还有“忱”用为“沈(沉)”的例子,只是不为人注意而已。《尚书·盘庚中》“尔忱不属,惟胥以沈”,“忱”字,俞樾以为“沈”之误字<sup>①</sup>。何晋训“忱”为“沉没”,认为“尔忱不属”的意思是“汝舟沉没,无物连属可援引而救”<sup>②</sup>。《盘庚中》“今予将试以汝迁,安定厥邦,汝不忱朕心之攸困,乃咸大不宣乃心,钦念以忱动予一人”,过去对“乃咸大不宣乃心,钦念以忱动予一人”的断句注解都有问题,多不可通<sup>③</sup>。实际上,“忱动”就是沉动,是深动的意思。“钦念”即敬念,和“忱动”都是偏正结构,“以”相当于而,连接两个动词。“咸大不”是“宣乃心”和“钦念以忱动予一人”的共用成分,大意是说你们大多不宣通你们的心,不敬念和深刻影响我。《周书·立政》“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”,蔡沈注曰:“‘忱恂’者,诚信而非轻信也。”<sup>④</sup>恂,信,忱恂即沉恂,深信的意思。《孔传》把“忱恂”解释为诚信<sup>⑤</sup>,大概是受到《毛传》的影响。《说文》把“忱”次于“恂”后,很可能受到《毛传》和《孔传》的双重影响。四十二年逯鼎(《文物》2003年第6期)有“肆余作汝湫恂”一语,先是单育辰释出湫,把“湫恂”读为“参恂”,解释为参谋、咨议<sup>⑥</sup>,后来蔡伟把“湫恂”和《立政》“忱恂”联系起来,解释为“诚信(之人/事)”<sup>⑦</sup>。他们的考释,证实了“忱恂”的忱本作沈。不过两处用法略有不同,《立政》里作动词,四十二年逯鼎作名词。“肆余作汝湫恂”中“作汝湫恂”句式与《四告》中的“作文王羞”相似,属于为动用法,意即因此我给你营造深切的信任,说白了就是因此我给予你深切的信任。《多方》“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”,“忱裕”即沉裕,句意为你为什么不致力于对多方行宽裕之道?清华简《摄命》简30-31“女(汝)母(毋)弗敬,甚谷(欲)女(汝)宠乃服,弗为我一人頤

①俞樾:《群经平议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8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59页。

②何晋:《尚书新注》,第208页。

③王世舜:《尚书译注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2年,第92页。

④蔡沈注,钱宗武、钱忠弼整理:《书集传》,凤凰出版社,2010年,第217页。

⑤孔安国传,陆德明音义: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尚书》,第379页。

⑥单育辰:《四十二年逯鼎“湫”字考》,《文史》2023年第1期,第241—248页。

⑦蔡伟:《试说〈四十二年逯鼎〉之“忱恂”》,《古文献丛札(上)》,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,2022年,第211—212页。有关信息蒙苏建洲、李聪先生提示,谨此致谢。

(羞)”<sup>①</sup>,其中“谷”字,吴毅强读为裕<sup>②</sup>,可从。颇疑“甚谷”和《多方》“忱裕”是一个词,也应理解为沉裕。《多方》“多士,尔不克劝忱我命,尔亦则惟不克享,凡民惟曰不享”,“忱我命”即沉我命,等于说沉止于或沉集于我命。《多方》“尔乃自作不典,图忱于正”,“正”与《逸周书·祭公》“昔在先王,我亦维丕(不)以我辟险(陷)于难,不失于正,我亦以免没我世”相当。“图忱于正”,即图沉于正,图谋止集于正。《盘庚》“盖殷末人或西周时宋人追述古事之作也”<sup>③</sup>,《立政》《多方》,书序以为周初所作<sup>④</sup>;《祭公》,旧以为周穆王时作品<sup>⑤</sup>。这些西周中期以前的作品,底色是西周的,但在传流的过程中,会打上后世的色彩。其中“忱”字,传本用为沈(沉),也许可以看作战国时期用字习惯的孑遗。

## 二

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:“明明在下,赫赫在上。天难忱斯,不易维王。天位殷适,使不挟四方。”《毛诗序》:“《大明》,文王有明德,故天复命武王也。”“忱”,《毛诗》:“信也。”<sup>⑥</sup>《说文》引《诗》作“湛”。《韩诗外传》卷十引作“訖”。《集疏》:“《鲁》《齐》,忱作湛。《韩》,作訖。”<sup>⑦</sup>其中“忱”字,也应该读为沈(沉)。“天难忱斯,不易维王”是说天命难以久稽、久淹、久滞,为王不容易。

《周书·君奭》“不知天命不易,天难湛,乃其坠命”,《孔传》:“天命不易,天难信,无德者乃其坠失王命。”<sup>⑧</sup>“天难信”和“无德者乃其坠失王命”,这种因果关系很不好理解。“湛”应读为沈(沉)。这句是说不知道天命不容易,天难以久稽、久淹、久滞,因而坠失天命。

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捌)》,中西书局,2018年,第112页。

②吴毅强:《清华简〈摄命〉字词补论》,曹锦炎主编: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西湖论坛(2021)论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22年,第83—86页。

③屈万里著,李伟泰、周凤五校:《尚书集释》,第82页。

④孔安国传,陆德明音义: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尚书》,第366、378页。

⑤黄怀信、张懋镛、田旭东撰,黄怀信修订,李学勤审定:《逸周书汇校集注(修订本)》卷八,第923—924页。

⑥毛亨传,郑玄笺,陆德明音义: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毛诗》,第632—633页。

⑦转引自向熹编:《诗经词典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6年,第42页。

⑧孔安国传,陆德明音义: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尚书》,第351页。

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：“荡荡上帝，下民之辟。疾威上帝，其命多辟。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谌。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《毛诗序》：“《荡》，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。厉王无道，天下荡荡，无纲纪文章，故作是诗也。”①“荡荡上帝”“疾威上帝”，结构犹“不吊昊天”，“荡荡”“疾威”不是指天，而是指“下民之辟”——周厉王。“谌”，《毛传》：“诚也。”②孔光《日蚀对》：“又曰‘天棐谌辞’，言有诚道，天辅之也。”③《风俗通义·十反》：“《书》曰：‘天威棐谌’，言天德辅诚也。”④《尚书》“天棐忱辞”，《日蚀对》引作“天棐谌辞”，《尚书》“天畏棐忱”，《风俗通义》引作“天威棐谌”。“忱”写作“谌”。谌也应读为沈（沉）。“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谌”，是说天生众民，天命不会久稽、久淹、久滞。

《周书·君奭》：“又曰：‘天不可信，我道惟宁（文）王德延，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。’”《孔传》：“无德去之，是天不可信。故我以道惟安宁王之德，谋欲延久。”⑤“无德去之，是天不可信”，情理上、逻辑上都不好理解。“信”应读为沈（沉）⑥。信，真部心母，沉，侵部定母，真侵两部合韵通假、定心两组通转的材料都比较多⑦，古音较近，应可以通假。马宗霍对尤、甚、信之间的语音关系有过简要的说明：“尤声古音在谈部，甚声古音在侵部，侵谈可以旁转。信声古音在真部，《方言》谓信曰訖者，是为真谈之转，则隔轴之变声也。”⑧沈（沉）表示久稽、久淹、久滞，“庸释，古成语，谓舍弃之意”⑨。句意是说天不会久稽、久淹、久滞，我惟延续文王之德行，

①毛亨传，郑玄笺，陆德明音义：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毛诗》，第733—734页。

②毛亨传，郑玄笺，陆德明音义：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毛诗》，第734页。

③转引自班固：《汉书》卷八一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3360页。

④应劭撰，王利器校注：《风俗通义校注》卷五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，第255页。

⑤孔安国传，陆德明音义：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尚书》，第351页。

⑥赵彤和石小力在看过本文后，对信、沈的关系提出了很好的意见。赵彤认为，《说文》古文信从言从心作，字形与战国文字中用为沈的字相似，《尚书·君奭》中的“信”也可能是“沈”的讹字。石小力则认为，《君奭》的“信”字，可能是“沈”字同义换读的结果。考虑到信、沈相通音理上尚有障碍，先秦时代还找不到两系字直接相通的证据，两位先生提出的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。

⑦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会典》，第74—107、228—247页。黄焯：《古今声类通转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188—189、218—219页。

⑧马宗霍：《说文解字引方言考》卷一，科学出版社，1959年，第21页。

⑨杨筠如著，黄怀信标校：《尚书覈诂》，凤凰出版社，2022年，第290页。

天才会不舍弃文王所受命。

《周书·大诰》“肆朕诞以尔东征,天命不僭,卜陈惟若兹”中“天命不僭”,《汉书·翟义传》引莽诰作“命不僭差”<sup>①</sup>,历代注家多参考莽诰来理解注释。这里的“僭”(侵部精母)也应该读为沉,“天命不沉”与前文“越天棐忱”相呼应。句意是说因此我率领你们东征,天命不会久稽呀,占卜的结果如此。

《周书·康诰》:“王曰:‘呜呼!封,敬哉!无作怨,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,丕则敏德,用康乃心,顾乃德,远乃猷,裕乃以民宁,不汝瑕殄。’”这里的“时忱”,结合下文“王曰:‘呜呼!肆汝小子封!惟命不于常,汝念哉!无我殄享,明乃服命,高乃听,用康乂民’”来看,“忱”当指天命而言,应读为沉,特指天命的止集。

### 三

目前来看,先秦时期,出土古文字资料还没有出现“忱”字,《二十二子》也未见忱字,《十三经》只见于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。《尚书》13例,《诗经》仅1例。《尚书》《诗经》中的“忱”字,显然是后来窜改的结果。其与天命有关的表述,像《大诰》《康诰》《君奭》《大雅·大明》,都是明确的西周早期文献,《大雅·荡》是西周晚期的文献,《厚父》一般认为是西周文献,有早期、中期、晚期等不同说法<sup>②</sup>,《封许之命》是成王时文献<sup>③</sup>,《四告》主体属于西周时期的文献<sup>④</sup>,《迺命》的成书年代不太确定。考虑到这类说法多见于西周早期,早期的说法后世可以沿用,基本可以判定这些属于西周早期的说法。屈万里曾说:“天难谿,与前文之‘若天棐忱’,《大诰》之‘天棐忱辞’,《诗·大明》之‘天难忱斯’,语意相同,盖周初常语也。”<sup>⑤</sup>这个判断应该是正确的。它的本字是沈(沉),表示的是久稽、久滞、久淹的意思,句意是不会长久地停留,不会停留在一处。它反映了西周早期的天

①班固:《汉书》卷八四,第3434页。

②赵平安:《〈厚父〉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》,《文物》2014年第12期,第81—84页。程浩:《有为言之:先秦“书”类文献的源与流》,中华书局,2021年,第195—199页。

③程浩:《〈封许之命〉与册命“书”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6年第1期,第4—6页。

④赵平安:《清华简〈四告〉的文本形态及其意义》,《文物》2020年第9期,第72—76页。

⑤屈万里著,李伟泰、周凤五校:《尚书集释》,第208页。



命观。

### 1. 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反映了西周天命观的发展。

周人认为,天命是发展变化的。天道具有客观性,它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和规律,不会永远停止不前,相反,由于人间状况的变化,它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。在天人关系中,天具有客观性,主动性。人在天人关系中居于被支配地位,弱势地位。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天的加持,否则就会被抛弃。天道的这种客观性,可以看作是荀子“天行有常”的思想源头。

《荀子·天论》曰:“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应之以治则吉,应之以乱则凶。强本而节用,则天不能贫;养备而动时,则天不能病;循道而不贰,则天不能祸。”<sup>①</sup>西周初年强调天人合一、天人互动、人制于天,而荀子强调天人分离、人天互动、制天命而用之。它们在强调天道的强大和客观性,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<sup>②</sup>。从《尚书》《诗经》到《荀子》,天人的论述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。

### 2. 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是对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的回应。

《商书·西伯戡黎》:“西伯既戡黎,祖伊恐,奔告于王。曰:‘天子!天既讫我殷命。格人元龟,罔敢知吉。非先王不相我后人,惟王淫戏用自绝。故天弃我,不有康食。不虞天性,不迪率典。今我民罔弗欲丧,曰:天曷不降威?大命不挚,今王其如台?’王曰:‘呜呼!我生不有命在天?’祖伊反曰:‘呜呼!乃罪多参在上,乃能责命于天。殷之即丧,指乃功,不无戮于尔邦!’”商纣王的话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,代表商人的普遍心理。而祖伊的话,则代表少数商代精英的思想。他们的想法和周人其实是一致的。《西伯戡黎》其实可以看作周初周人的作品。只是假托祖伊和商纣的对话来实现而已。这样表达周人的思想,比周人自己说出来更有说服力。这样看来,《西伯戡黎》放在《周书》里也许更合适。周人推翻殷商,为了说服商人,强调他们对天命取得的新的认识,天命是发展变化的,不可能永久止集在一处,商人失去天命,咎由自取,再正常不过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,是击垮商人心理防线的有力武器。

<sup>①</sup>杨惊注,王先谦集解:《荀子集解》卷十一,齐鲁书社,2024年,第439页。

<sup>②</sup>傅斯年把《尚书》《诗经》的这一思想归纳为“人定胜天”说(傅斯年:《性命古训辨证》,第102页),有一定道理。

### 3. 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是为周人取代商人提供理论支撑。

周原是商的属国。周文王不仅臣服于商,而且对商极其恭敬<sup>①</sup>。周人要推翻商朝,首先要接受天命,带领周人和与国,消灭商人的武装。但是,要说服自己,让自己心理过得去,同时说服友邦,说服殷遗民,必须有自己独到的理论成果。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,就是理论成果之一。毫无疑问,这种认识在周初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。比起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的“天命靡常”和《周书·康诰》的“惟命不于常”来,它是前进了一步的。“天命靡常”“惟命不于常”,只是说天命不会不变,而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,是说天命不会长久止集一处,是对天命更清晰更准确的认识,是周人关于商周革命和治国安邦的重要理论。伪古文尚书《咸有一德》“天难谿,命靡常”,把“天难谿”和“命靡常”联系等同起来,显然是基于汉以后人的理解。清华简《尹告》,整理报告以为即《缙衣》所引《尹吉》,郑玄注《礼记》云“尹吉”为“尹诰”之误,即孔壁古文《咸有一德》<sup>②</sup>。清华简《咸有一德》并无“天难谿,命靡常”字样,足见伪古文《咸有一德》系后人伪作,伪造时参考了与传本《尚书》有关的内容。

【作者简介】赵平安,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。研究方向:古文字与出土文献。

---

①赵平安:《“文王受命惟中身”新解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9辑,中华书局,2012年,第584—587页。

②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)》,第132—134页。